

繁花冲出严冬春水如期而至

□储劲松

身后是一片茂林,眼前是一湾逝水,山里的朝阳和垂柳如万千条金丝绿线将人绵绵缠绕。立春以来,雨一溉又一溉,落一次,梅涸一分,水涨数寸。梅已残,梅香还在隐隐绕人,像舜帝妃子娥皇、女英的幽魂。樱、海棠、桃、李、紫荆、迎春、白玉兰、紫玉兰、酸模、水芹、茅草、水苔、婆婆纳继之,各路花神草仙纷纷演绎人间春色,又热闹又寂静,又甜蜜又芬芳,少年时见了会心生惆怅的,或许还会在烟盒子上用铅笔即兴写几行朦胧诗。

春色已四分矣,群花占一分,百草占一分,嫩柳占一分,余下一分属流水,以及水中浮云、苍山、白沙、乱石、三五只野鸭和七八只白鹭。流水灿白而明亮,过坝子哗啦啦,过深潭匍匐然,过孤石汨汨然,过平沙如雁落无声。四望里,山气蒸蒸如畅饮醇醪,其味腐甜,地气蒸蒸如沉酣初醒,其味土腥,水气蒸蒸如淡墨涸涸,其味清芬,坐在春风里看流水的人,双鬓已然星星也,皮肉、衣服和骨头与水风俱化。

河畔草甸上,有人面朝河流席地而坐,河中沙滩上,有人在放风筝,桃李树下,有人在嗅花香。他们这时候都摘下了口罩,安徽的新冠肺炎应急响应已经下调为三级,在室外空旷人稀处,可以摘下口罩了。摘口罩,不仅意味着口鼻器官的解放,呼吸得以顺畅自然,在心理上也是另一种释放,持续将近两个月的可畏疫情已经得到明显控制,压抑已久的心情也如繁花冲出严冬灿烂绽放。

前段时间,路上人迹屈指可数,都戴着口罩低头默然而行,逢人远远相避唯恐不及,眼睛里有无数意思。疫情中的时间总是过得很慢,像驮日子过山顶,一个多月后回头一望,一切都如梦幻的梦境,不像是真的。

记得月底的时候,楼下的店铺次第开张,

手种牵牛花,接连有三四年了。水门汀地没法下种,种在十来个瓦盆里。泥是今年又明年反复着用的,无从取得新的来加入,也和铁路轨道旁边种地的那个北方人商量,愿出钱向他买一点,他不肯。

从城隍庙的花店买了一包过磷酸骨粉,掺和在每一盆泥里,这算代替了新泥。

瓦盆排列在墙脚,从墙头垂下十条麻线,每两条距离七八寸,让牵牛的藤蔓缠绕上去。这是今年的新计划。往年是把瓦盆摆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。这样,藤蔓很容易爬到了墙头;随后长出来的互相纠缠着,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来,但末梢的嫩条便又蛇头一般仰起,向上伸,与别组的嫩条纠缠,待不胜重量时便重演那老把戏;因此,墙头往往堆积着繁密的叶和花,与墙腰的部分不相称。今年从墙脚爬起,沿墙多了三尺光景的



有两家在装修门面,切割机、钉枪、锤子、电刨的声音轰轰炸耳,竟然不像以前那样觉得嘈杂而不可忍耐,反而感到亲切、安妥。同理,数十天很少见到人,听到噪声也觉得是天上仙乐。

在心理上的艰难时期,我经常来到护城河边,望水,听水,等待春天。春天总是如期而至,春水总是如期而至。

春水多情,如初恋少年。刘梦得说醉里风情敌少年,写此诗时他应在中年以后,尝尽宦海倾轧滋味,一个人倘若尚在为赋新词的年纪,断无眼前名利同春梦的透彻感慨,即使有也是矫情强说,酒醉鞭名马或者一晌贪欢

还差不多。也是到了中年,我才有如是判断。所谓山川异域、风月同天,古人也是今人,今人也是古人,古与今、彼地与此地同此凉热。日本奈良时代的重臣长屋亲王写的那首《绣袈裟衣缘》其实还有后两句:寄诸佛子,共结来缘。

前几天回老家,专门去村中的河流里寻觅菖蒲。河里的菖蒲清雅可人,河湾里的那一蓬生在页岩的褶皱里,尤其茁壮,根系发达如水竹劲节,叶片半人高、寸把阔,肥厚多汁,直立若绿剑。有几年我在安庆读书,夜半偶尔乡愁如烟起,脑子里出现的第一幅画面,就是这一蓬生意盎然的菖蒲,以及在溪边浣洗衣裳的伯祖母。

童蒙时,伯祖母每天烧好一大家子的早饭,然后来河湾洗衣服,我是她的跟屁虫。她跪在垫着草蒲团的石头上,搓揉,槌捣,漂洗,拧干,乳白色的皂荚汁液,以及石缝里渗出的深红色锈水混合着,在水潭子里面一点点洒散开来。我脱了鞋子在水里捉鱼虾、泥鳅和石蟹,有时候也采一片菖蒲的叶子当宝剑耍。伯祖母手上的棒槌溅起水花,像小雨洒落在我头上。菖蒲的气味清芬醒脑,真好闻。一回头,就看见朝阳从山背后起身,照在伯祖母灰白的发髻和湖蓝色的对襟褂子上,她的脸慈悲得像观音庙里的女菩萨。

后来大了,一到河边,我就仿佛听到伯祖母的声音:“伢喂,莫嬉水哟,掉到深水潭里不得结果。”算起来,她已经逝去17年了。晋朝的嵇含在《南方草木状》里说,安期生服食菖蒲,一朝登仙而去,只在人间留下一双鞋子。伯祖母也早就位列仙班了吧,她的鞋子不知道还在不在,但她的足迹还印在溪石上,尖尖如船头,我能看见的。

春水生,落英闲,鸿雁振羽来归。

经典阅读

牵牛花

□叶圣陶

路程,或者会好一点;而且,这就将有一朵完全是叶和花的墙。

藤蔓从两瓣叶子中间引伸出来以后,不到一个月工夫,爬得最快的几株将要齐墙头了。每一个叶柄处生一个花苞,像谷粒那样大便转黄萎去。据几年来的经验,知道起头的一批花苞是开不出来的;到后来发育更见旺盛,新的叶蔓比近根部肥大,那时的花苞才开得成。

今年的叶格外绿,绿得鲜明;又格外厚,仿佛丝绒裁剪成的。这自是过磷酸骨粉的功效。他日花开,可以推知将比往年的盛大。

但兴趣并不专在看花。种了这小东西,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,早上才起,工毕回来,不觉总要在哪里小立一会儿。那藤蔓缠着麻线卷上去,嫩绿的头看似静止的,并不动弹;实际却无时不回旋向上,在先朝这边,停一歇再一看,它便朝那边了。前一晚只有豆般大的一粒的嫩头,早起看时,便已透出二三寸长的新条,缀着一两张满被细白绒毛的小叶子,叶柄处是仅能辨认形状的花苞,而未梢又有了豆般大一粒的嫩头。有时认着墙上的斑驳痕想,明天未必便爬到那里吧;但出乎意外,明晨已爬到了斑驳痕之上;好努力的一夜工夫!“生之力”不可得见;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,却默契了“生之力”了。渐渐地,浑忘意想,复何言说,只呆对这一墙绿叶。

即使没有花,兴趣未尝短少;何况他日花开,将比往年的盛大呢。

□佚名

实应该画在哪、画多长、画多少弧度,直接关系到这匹马的整体形象。我观察很久了,发现马在悠闲时,鬃毛的摆动是不一样的;当这马奔跑起来的时候,鬃毛的摆动也是不一样的;当这马低头吃草时,鬃毛的摆动也是不一样的;当这马求爱时,鬃毛的摆动也是不一样的……马上的每根鬃毛都是有生命的,从这鬃毛上,能看出马的喜怒哀乐。表现在画上时,只有将每根鬃毛都看作是一种生命,才能表现出这马的强悍、勇猛、驯良、耐劳、忠实的性格。”

泰戈尔静静地听着,眼睛里露出惊喜,道:“尊敬的徐悲鸿先生,你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,艺术都是相通的,没有国界。只有把每根鬃毛都看作是一种生命,才能达到艺术的巅峰,你不愧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画家。”

在印度国际大学讲学期间,徐悲鸿创作了大量的骏马。他创作的骏马,虚实相间的弧线富有弹性,骏马鬃毛的飞扬毫无凌乱之感,使马充满了灵性和神韵。

手法,着重刻画马的神态和气质,塑造出马的英姿和飘逸。

每当徐悲鸿画马时,泰戈尔就在一旁静静观看。泰戈尔就发现,徐悲鸿在画马时非常认真,每一笔、每一点、每一墨,仿佛都经过了深思熟虑。有时他看到徐悲鸿提着笔,在那苦苦思索着,最终落下笔,只是画出了一根马的鬃毛。

泰戈尔终于忍俊不禁地笑道:“你思考了大半天,原来只是为了画马头上的一根鬃毛,这也太费劲了,你把笔给我,看我给你画几根鬃毛,画鬃毛是很容易的事。”

徐悲鸿听了,笑着将笔递给了泰戈尔。泰戈尔开始在徐悲鸿画好的马头上画上了几根鬃毛。画完了,泰戈尔左看看,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,说道:“你看,我这几根鬃毛画上去,这匹马顿时变成了一匹病马、呆马、痴马,还是你画得好,画出了马的威猛、雄壮、强悍,也画出了马的驯良、耐劳、忠实的性格。

徐悲鸿说道:“画马上的鬃毛看似简单,其

大家V微语

冷鸡

□尤今

●大姑到新加坡小住,抵达时,夜已深,她饥肠辘辘。冰箱内,有炸鸡,是昨晚吃剩的。要为她加热,可是,她却急忙阻挠:“不不不,我爱吃冷鸡。”冷鸡?看了看那鸡肉,金黄色的鸡皮上,油腻地凝着一层油脂;白白厚厚的鸡肉,阴阴地闪着一道冷光。心想:她八成是担心给我添麻烦吧,实际上,用微波炉加热,只要寥寥两三分钟,方便得很。取出一部分鸡肉,径自加热。当我端给她时,万万没有想到,她竟然苦着脸说:“呃,这样热气腾腾的鸡肉,很难入口哪!”嘿,原来她是真的喜欢吃冷鸡呢!把留在冰箱里的其他鸡肉取出给她,当她嘴巴一张一合地吃着时,我似乎看到一缕缕白白的寒气从她嘴巴里流出来,鸡皮疙瘩不由得掉满一地,然而,她却吃得津津有味。

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天空,有些人喜欢白色,有些人欣赏蓝色,萝卜青菜,各有所爱;然而,偏偏有人认为自己心中的颜色是最美的,硬生生地把这看法强加于人,无形中便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。

●当大家都以自我作为中心而去考虑事情时,往往得出和事实相反的结论。

绿衣

□康健

十二月里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,慈爱的姥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岁月无声饮泣,风亦被哀情裹住了,时钟停下匆匆的脚步凭吊故人。

姥姥神态安详地躺在床上,像是熟睡着。姥爷噙着泪默默守在姥姥的身旁,无边无岸的悲伤像阴霾的天空一样压得老人透不过气来。他的身体向前弯着,一张因两颊深陷而更显枯瘦的脸寂寞地朝向老伴儿,布满老茧的双手颤巍巍地一遍遍揉拭着浑浊的眼睛,干瘪的嘴唇微微翕动着,似有千言万语却无语凝噎。

姥爷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一条缝着红腰带的蓝色羽绒棉裤,不断用粗糙的手摩挲着。那是姥姥怕姥爷上厕所时棉裤滑落缝上的。在阳光洒落的窗前,她略倾着身,微侧着头,轻蹙着眉,觑着眼,不再灵巧的手指费力地一下一下捻好线,对着光亮一次一次纫上针,抖抖索索地一针一线把腰带缝在了裤子上。看得出,针脚并不整齐,但这是82岁姥姥的一颗心呐,她将自己的这份爱细细密密地缝在了对姥爷永远的呵护里!

我们扶着姥姥的灵柩,要送她上路了。“等等,等等……”憔悴的姥爷张着两只手跌跌撞撞地从屋里赶出来,“老伴儿,你看……你看看,这是你最喜欢的友谊牌的雪花膏,让我再给你擦一次吧,以后你就再也不用着了……”姥爷的手在抖,但他努力地克制着,俯下身,细致、轻柔地把手心里的雪花膏一点儿一点儿擦在姥姥安详的面容上,轻轻晕开在每一条被岁月磨蚀的皱纹里……

“绿兮衣兮,绿衣黄里……心之忧矣,曷维其亡。绿兮丝兮,女所治兮。我思古人,俾无訌兮……”

窗外,《诗经·绿衣》在寂寞的寒风中一唱三叹……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峰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